

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

总策划:刘海陵 林海利
总统筹:孙璇
统筹:陶勇 蒋铮 胡军
协统:林本剑

前方观察

圣火点亮
人类前行的信念

经过一年的漫长等待,东京奥运会圣火昨晚终于点燃。当主火炬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被点燃的瞬间,这一年多的彷徨、犹豫、忐忑与不安,似乎都被这灿烂的光亮带走。

毫无疑问,这是现代奥运史上最为特别的一届奥运会:推迟一年举办、空场比赛无观众、运动员自己领取奖牌、“泡泡式”全封闭管理……每一项,都让人感觉到与众不同,同时也不禁发出“为什么还要举办”的巨大疑问。

经济止损当然是最直接而表面的原因。截至4月份,日本在明面上已为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付出高达16500亿日元(折合人民币约1000亿元)的预算,这还仅仅是奥运会场馆建设和组织的费用。如果再加上各项配套设施、新建翻新酒店等费用,将花费近26000亿日元。

奥运会的收入主要分为几部分:赛事转播费和赞助商的广告赞助、门票收入、赴日观赛游客的旅游消费。赛事转播权已经卖出去了,只要赛事还能正常举办,起码这笔收入还能保住;一旦取消,要面临违约赔偿。门票收入和旅游消费损失惨重是肯定的,但是总比零收入强。

再度延期也不可能。首先会破坏四年一度的运动员备战;其次,巴黎奥运会的周期也会支离破碎;再者,日本政府也不可能承受再度延期所带来的巨额预算。

“无论这条黑暗的隧道有多长,我们都会一起走到底,奥运圣火就是隧道尽头的光”,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一年前说出这番话的时候,并没有很大的底气。日本方面延期举办的态度、疫情的变化、各国是否派代表团参赛,都是未知之数。他所能做的,就是从精神上鼓励,希望在这应点上能为所有人接受,进而击碎犹豫与不安。

事实上,随着东京奥运会筹备工作向前推进,这一说法日渐为人们所肯定。辛辛苦苦准备了一个奥运周期的运动员对奥运最为期盼。中国铅球名将巩立姣去年的状态一直很好,如果奥运会不延期,这块金牌十拿九稳。奥运会突然延期,这名32岁的老将不得不把良好的状态努力保持下去,“我期待东京奥运快点到来,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”。

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保持者亚当·佩蒂表示,有近一年时间没有比赛了,希望能把最好的回归放在奥运会上,在东京挑战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。“我还记得去年当疫情开始的时候,所有比赛都被取消,我们见不到观众,训练也被中断……而如今能回到赛场充分展示自己,展示那些经历了糟糕日子却保持乐观、继续挑战自我的一面,我相信所有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”。

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,国际奥委会在原有的奥林匹克格言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后面加上破折号和“更团结”,一位媒体同行这样写道:“‘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’之后的那根破折号,就像是撑杆跳高运动员手中那根杆子,在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助跑之后,人们期待着一次全新的飞跃。”

在几天前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上,对于坚持举办这届奥运会的意义,巴赫表示:“首先,奥运会总是能够让世界团结在一起,让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难民代表团一起,在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、一个运动员村相聚。此外,让这届奥运会成为历史性赛事的另一个原因是,以这种特殊的这种团聚是在疫情之下、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实现的,运动员、代表团官员以及其他奥运相关人员,都为防疫作出了巨大贡献”。

奥运五环映照东京湾,奥运圣火熊熊燃烧。虽然开幕式主会场——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看台上没有观众,但奥林匹克的力量正通过镜头传向全世界。这一刻,全人类的感受正如东京奥运会的口号:情同与共。

羊城晚报特派东京记者
周方平 郝浩宇



杨倩(中)庆祝夺冠 图/视觉中国

中国枪手又立新功

小将杨倩最后一枪绝杀,中国射击队历史上四度射落奥运第一金

今日上午,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,中国小将杨倩射落首金!

比赛氛围令人窒息,几名选手的争夺非常激烈。杨倩资格赛仅排名第六,不过到决赛时,资格赛成绩清零,众人身处同一起跑线。

杨倩的比赛气质不急不躁,以节奏稳定见长。每枪打出前,她都要先闭目一下,仿佛在思考,又或是平稳心态。隔了几秒后,她才逐渐转头、瞄准、发射。

慢节奏似乎也让杨倩有些慢热,不过很快排名就升上第一位,为淘汰阶段占据有利位置。

淘汰赛开始,杨倩与俄罗斯奥运队加拉什娜、挪威选手杜斯塔德、瑞士选手克里斯蒂等交替领先,杨倩和加拉什娜领先居多。加拉什娜率先冲破200环,领先杨倩0.5环。随着其他选手逐渐被淘汰,比

赛气氛越来越紧张。

这时,属于杨倩的好戏才刚刚开始——最后一枪决战,最后一枪逆袭。

倒数第五枪,杨倩加拉什娜打成平手,仍落后0.5环;随后0.3环、0.1环,差距微乎其微。还剩两枪,杜斯塔德、克里斯蒂先后被淘汰,场上只剩下杨倩和加拉什娜。

决战来了!加拉什娜倒数第二枪打出惊人的10.8环,杨倩依旧慢发枪,还好,10.7环——两人的差距只有0.2环,最后一枪决胜负。

最后一枪,两人都有些紧张,迟迟打不出来。还是加拉什娜率先耐不住,咦?只有8.9环?杨倩此时还没发枪。

杨倩射击,0.9环,成绩不算出彩,但已足够。总成绩251.8环,胜利归属杨倩!

拿到首金的一刻,杨倩仍然十分平静,静静地握了握手。不过,这位21岁的浙江

姑娘在挂上金牌的一刻,还是露出了属于这个年龄的纯真笑容。

在颁奖仪式后的采访中,仍能看出她藏不住的兴奋,举起金牌的手还做了粉色的美甲。

被问道最后一枪打完后的心理时,杨倩表示:“最后一枪可能因为特别紧张,觉得自己没发挥好,以为输了。转过头看到教练向我挥手,他们都在祝贺我,才知道自己赢了。”

站上领奖台后,杨倩轻松地与大家打招呼,合影时还对着镜头比心,尽显年轻人的活泼。

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面对两个姐姐对着自己比心,所以也“比了回去”,说着说着笑了笑,显得腼腆又激动。

对着镜头,杨倩表示,希望用这枚金牌为党的百年华诞献上祝福,“这是最好的礼物”。

中国军团以往曾三次摘

下奥运首金,均为射击队所贡献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,男子手枪60发慢射比赛,许海峰以破世界纪录的660环成绩夺得冠军,打破中国军团在奥运赛场上金牌“零”的突破,也是当届奥运会中的首枚金牌。

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夺冠后,杜丽的回眸一笑成为经典画面。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,杜丽顶住压力,最后一枪以领先对手0.9环、总成绩领先0.5环的优势逆转夺冠,首次参加奥运会就为中国军团夺下首金。

在北京奥运会成绩不理想,中国枪手在伦敦奥运重新出发。以广东选手易思玲领衔的射击队向女子10米气步枪冠军发起冲击。决赛中,易思玲以502.9环拔得头筹,再度为中国军团摘得首金。

羊城晚报记者
魏超然 王沫依

现场特写

特殊时期下的东京奥运会拉开帷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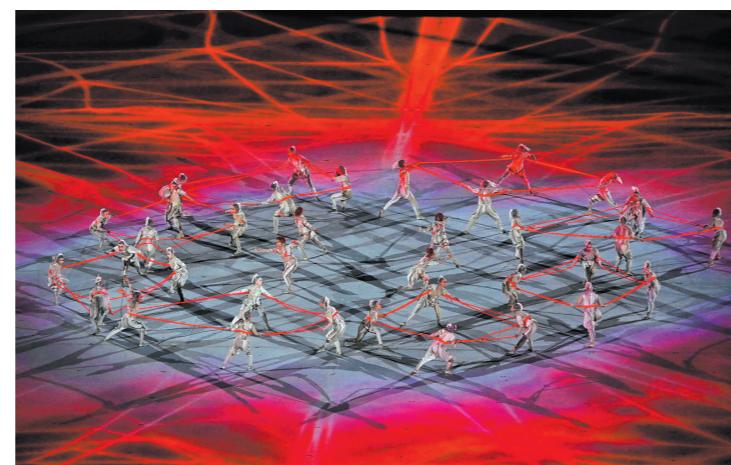
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当地时间20时举行,举办地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周围下午就已经挤满围观的日本民众。虽然当天仍有日本民众举行抵制奥运会的游行,但当奥运真正来临的那一刻,人们还是无法抵抗奥林匹克的独特魅力。

“欢迎来到东京”

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,日本奥组委禁止观众入场,还大大压缩了出席开幕式的人数,只有约950名嘉宾得到邀请。因此,来报道的媒体记者成为新国立竞技场里的大多数,占据了接近四分之一的看台。以往的奥运会,并不是每一位记者都有到开幕式现场的机会,而在东京奥组委则前所未有的“慷慨”——只要你一早在媒体中心排队,就能拿到开幕式入场券。

离开开幕式开始的时间越近,就越能感受到东道主的热情。当记者拿着门票走向安检入口时,有不少日本民众都主动地向记者挥手,用不那么标准的英语说:“welcome to Tokyo(欢迎来到东京)”。当羊城晚报特派记者问路旁的日本姑娘对奥运有什么看法时,她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不满意,因为政府不允许我们进场。”她顿了顿,接着说:“除此之外,我想不到奥运还能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。”

去年东京奥运会宣布推迟一年举行时,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,东京奥运圣火将成为隧道尽头的一束光。而在一年后的东京,人类仍在和新冠疫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,但至少在



开幕式表演者手持交织的红线,象征着人们在疫情下复杂而纠结的心情 羊城晚报特派东京记者 汤铭明 摄

当下,奥运会成为全世界团结在一起的最好理由。

进入内场,文字记者的桌面上摆放着一排排显示器,上面播放着东京奥运的宣传片和城市景象;摄影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对准场中央的奥运五环,夜晚的东京正揭开神秘的面纱,将曼妙的舞姿展示给世界。

20时,开幕式准时举行。在一段扣人心弦的倒计时后,焰火点亮了新国立竞技场的夜空,现场记者自发地拍手,掌声经久不息。这一刻,作为在现场见证这一盛会开幕的记录者,更是为数不多的参与者。东道主履行了将疫情元素添加到开幕式中的承诺,交织的红线象征着人们复杂而纠结的心情。当全场起立共同为疫情中的逝

世界共享奥运之光

赵帅和朱婷共同挥舞起五星红旗时,中国记者都起立为健儿们喝彩。中国运动员身上那一抹红,成了新国立竞技场中的亮眼色彩。

当身涂橄榄油的汤加小哥上场时,各国记者不约而同地为这位曾被评为“世界上最性感的男运动员”送上欢呼声,身旁的意大利女记者更是笑得合不拢嘴,哪怕在奥运会,帅哥们也会得到更多优待。随着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入场,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,作为最艰难奥运会的举办方,他们值得这样的称许。

随后,由1824架无人机组成的地球图案出现在新国立竞技场的上空,约翰·列侬的名曲《想象》在场中回响,这首创作于50年前的歌曲鼓励全世界人民和平、和谐地共享世界;50年过去,这首歌曲依旧无比契合当今世界的主题。

奥运圣火入场——日本网球名将大坂直美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,点燃了位于场地中央的圣火盆,圣火在时隔五年后再次熊熊燃烧。夜幕下,东京的地标一个接一个地被点亮。在未来半个多月的时间里,运动员们将在东京为全世界观众奉献一场场精彩的较量。

记者走出新国立竞技场时,脑海中浮现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刚刚致辞中说的一句话:“疫情让我们彼此保持距离,但在今天,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我们都在共同分享这个时刻。奥运圣火让这道光更加明亮。”

羊城晚报特派东京记者
郝浩宇 周方平

奖牌榜

排名	国家/地区	金牌	银牌	铜牌	总计
1	中国	1	0	0	1
2	俄罗斯奥运队	0	1	0	1
3	瑞士	0	0	1	1

截至北京时间7月24日11时

二沙体育训练中心集体观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

期待广东健儿勇创佳绩

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昨晚举行,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组织击剑中心、乒乓球中心和跳水中心的教练、运动员共同观看。

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作为省队的训练基地,是广东体育人才的摇篮。现场悬挂着“祝广东健儿在东京奥运会夺取优异成绩”的横幅,运动员们手持国旗,气氛热烈。

当中国代表团出场时,现场气氛达到高潮,运动员、教练员们纷纷举起国旗挥舞,并高喊“中国队加油”。一位乒乓球运动员表示,看到中国代表团出场非常自豪,未来也想有这样为国出征的机会。被问到有没有信心时,他使劲点了点头:“我今年才21岁,肯定有!”

中国跳水队素有“梦之队”之誉,广东省多年来向国家队输送了不少好苗子。在现场,彭健烽接受采访时表示,参加东京奥运跳水项目的运动员状态都很好,“应该是很有信心的”,能顶住压力就没问题。谈到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、来自湛江的全红婵时,彭健烽称,她是近一两年横空出世的“黑马”,能冲进奥运会对广东队是很好的鼓励。被问到还有没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时,这位28岁的跳水运动员笑着表示,这届肯定没有机会了。如果想参

加下届,还要增加体能训练,继续坚持。

全红婵的室友、22岁的陈艺文也到现场观看开幕式。她表示,全红婵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女孩,因为年纪比较小,所以队医都对她实行严格的体重和身体监测管理。曾经朝夕相处,陈艺文“希望她把每个动作做到位,正常发挥就好”。

击剑赛场也将有广东队员的身影。广东队女子佩剑主教练赵春生表示,中国队有很大希望冲击金牌,目前得到的反馈是运动员到东京后训练有些曲折,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。来自番禺的男子击剑运动员许英明也有冲牌的希望。赵春生向运动员们隔空送上祝愿,希望见到广东运动员有所突破,多获得奖牌甚至金牌。

广东乒乓球队队员黄颖琦则为明天出征的师姐刘诗雯送上祝福。她表示,不好直接地去打扰师姐,但会在心里一直为她加油,祝她旗开得胜,以顶梁柱的身份在混双和团体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。黄颖琦说,很荣幸成为广东乒乓球队的一员,近几年在跟着师哥师姐学习的过程中也见证了广东队的崛起,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。

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魏超然 实习生 郭思芸



二沙运动员们为中国代表团助威 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 摄

扶桑掠影

三天隔离形同虚设
唾液检测全凭自觉

出发东京前,我们与东京奥组委就防疫事宜不断通过邮件交涉时,觉得奥运会的防疫真是做到无微不至,甚至有时候都感到有些苛刻了。然而,当我们踏上东京那一刻才发现,防疫工作严是严,但并没有什么约束力,很多措施执行起来全凭自觉。

就拿“抵达后必须三天隔离”来说。我们入住酒店后,已经做好三天不出门的准备,当晚问了问坐在酒店大堂“监督”媒体有无违规的两名志愿者——“我们可不可以外出买点备粮及生活用品”,她们的回答是:“可以,但你们必须15分钟内回来,还要在一份表格上登记。”这样的规定,让我们觉得管理还是挺严格的,也顿感安心。

当我们回到酒店时,她们笑说怎么回得这么早。难道还不遵守这一规定的吗?一位志愿者说,其实我们也是做个样子,你们在表格上登记了,就得遵守约定,但有些外国记者根本不管这一套。

她还说,如果我们超过15分钟也没问题,不要太离谱就行。那么问题来了,“离谱”究竟指什么呢?1小时?还是可以到外面的餐馆就餐?或者乘坐公交到商场购物?她们都无法回答,只是说:“即使你们这样做,我们也都管不了。”

更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,三天的隔离其实也可以免去,只要我们每天到MPC(主新闻中心)检测一次核酸,去的地方是奥运场馆即可。也就是说,可以即刻展开采访工作的,只要踏足的是与奥运相关的地方就行。

于是,第二天我们就来到MPC核酸检测。到了日本后,我们“解锁”除鼻拭子、咽拭子以外的第三种检测方式——吐口水,严

格来说叫“唾液检测”。我们到四楼的核酸检测中心领到一个“检测试剂盒”,名为“试剂盒”,其实并不是“盒”,里面也没有装“试剂”,就是一个8×12厘米大小的塑料袋,里面装着三样东西:一个标有刻度的、有盖的塑料管,它是用来接唾液的;一个粗管径的吸管,但不是用来吸的,而是用来将唾液从嘴里导入塑料管的;最后是一个不干胶条码,下面有包括数字和字母的11位混编码,这是识别样本所有者身份的标识。

吐口水检测,听起来觉得比鼻咽拭子更简单,但检测起来并不轻松。首先你得在有人盯着的情况下往试管吐口水,这本来就不会很自然。况且规定要求必须吐30毫升,还不能带口水泡沫。短时间内要吐这么多口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,有同行就曾憋了20分钟还没达到要求;有些看起来似乎超过了试管的刻度,却因为泡沫太多而被要求重新再吐……

管理即便是如此宽松,仍有不少人不遵守规定。我们在测核酸的时候观察到,基本在半小时内就没有发现有同行前来检测,整个检测大厅空空荡荡。

东京奥组委虽然针对参会的各种人员出台了细致的防疫政策,但执行起来更多的是凭自觉,至少在媒体层面上执行措施并不严格。很多外国同行根本就不理会防疫规定,抵达东京后便直奔皇之地位穿梭于各比赛场馆,通过公共交通四处逛街;组委会要求入境前14天只能前往申报过的地点,但却鲜有人遵守。凡此种种,难怪只有规矩人遵守”之叹。

羊城晚报特派东京记者
周方平 郝浩宇